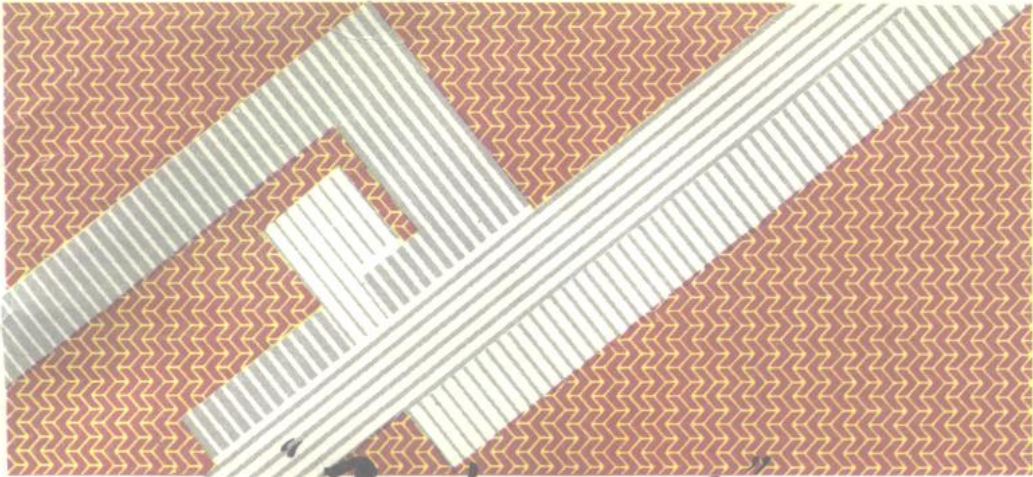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叶卫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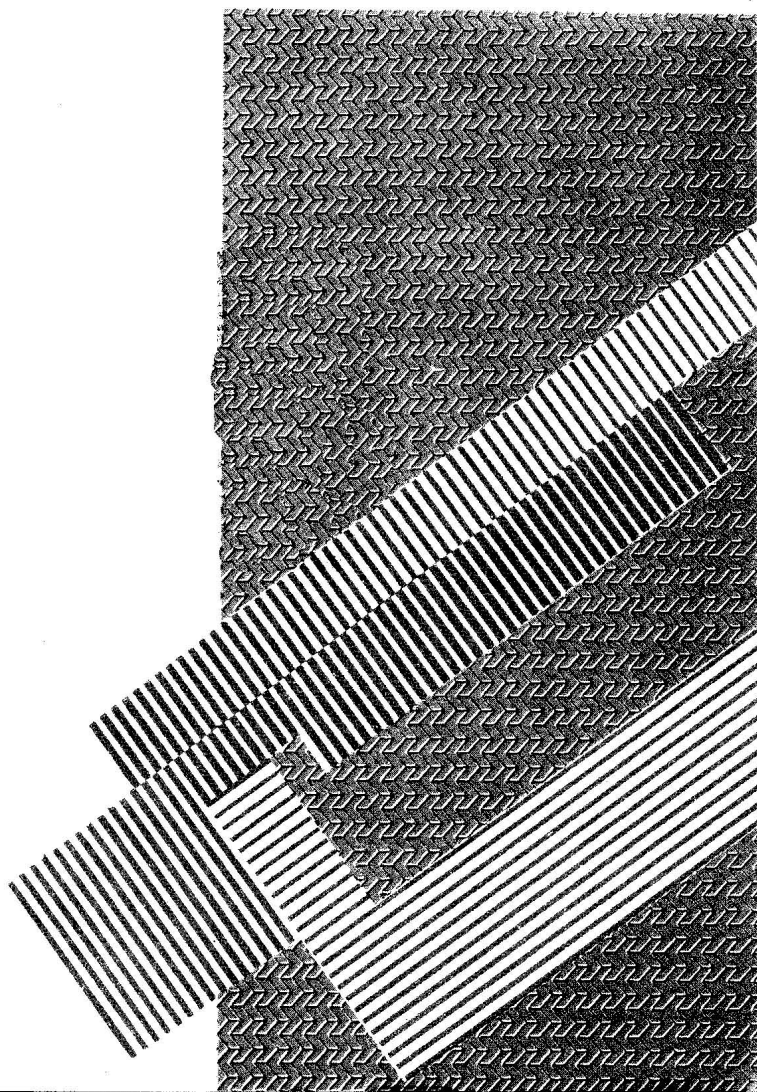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叶卫平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叶卫平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 6

ISBN 7-200-02700-6

I. 西… II. 叶… III. 政治-思潮-西方国家-研究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877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

XIFANG MAKESI XUE YANJIU

叶卫平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7 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0-02700-6

A·12 定价: 14.00 元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专著。西方“马克思学”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生平活动的当代西方思潮。该专著从自然观、历史观、社会主义观、革命观、国家观诸领域，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澄清了它制造的种种理论混乱，考察了它的形成、演化以及它与其他西方思潮的区别，分析了它的主要观点与基本研究方法。

该书观点新颖，论述深刻，是具有学科开拓性的理论专著。

目 录

〔 1 〕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学”的来龙去脉
〔 1 〕	一、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与发展
〔 14 〕	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倾向与研究价值
〔 25 〕	三、西方“马克思学”同相近思潮的区别与联系
〔 36 〕	第二章 马克思的“人类中心说”
〔 36 〕	一、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
〔 40 〕	二、实践本体论还是实践认识论？
〔 53 〕	三、异化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 63 〕	第三章 恩格斯的“宇宙中心说”
〔 63 〕	一、恩格斯“形而上学”的基础
〔 70 〕	二、自然界与辩证法
〔 76 〕	三、自然辩证法与人
〔 84 〕	第四章 马克思的“多线发展观”
〔 84 〕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谜
〔 94 〕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争议
〔 103 〕	三、晚年笔记的“人类学回归”
〔 109 〕	第五章 恩格斯的“单线发展观”
〔 109 〕	一、对《论俄国社会问题》及其跋的批评
〔 116 〕	二、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评说
〔 122 〕	三、对《反杜林论》的诘难
〔 135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和空想主义
〔 135 〕	一、马克思恩格斯与浪漫主义
〔 155 〕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 167 〕	三、马克思恩格斯与法德空想共产主义

目 录

[191]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学说
[191]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领导权问题
[200]	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论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
[216]	三、晚年恩格斯的“修正主义”
[226]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学说
[226]	一、派系斗争的妥协产物的说法
[238]	二、非职业化国家机器的解释
[246]	三、实质是统治而不是专政的观点
[250]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250]	一、用青年马克思去否定列宁哲学
[254]	二、寻找政党与国家学说里的对立
[266]	三、比较革命基础与进程中的异同
[279]	第十章 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279]	一、对立研究法
[291]	二、还原研究法
[297]	三、“原罪”研究法
[306]	本专著所引用和参考的主要外国著作书目
[314]	后记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学” 的来龙去脉

西方“马克思学”是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生平活动的当代西方思潮。它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以共同的研究对象为纽带构成的思潮。它正式形成于本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以后在各种因素推动下获得了迅速发展。我们在研究这个思潮时，要注意把握它的不同色彩，要注意把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区分开来，要注意考察它同各种相近思潮的区别与联系，在批评与反批评、批判与反批判中促进科学马克思学的发展。

一、西方“马克思学”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征途中每走一步都必须经过战斗。1844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刚刚建立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合作关系，有关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走上斜路，或者是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就开始交替出现了。《资本论》第 1 卷问世时，资产阶级学术界见未能用沉默来扼杀它后，即向它泼出各种各样的脏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逝世后，资产阶级学术界研究他们的学说和生平的论著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883 年至 1904 年仅在德国就有这样的论文 280 多篇发表，其中在 1895 年至 1904 年间发表的有 214 篇。当时欧洲各国还出版了各种马克思传记，恩格斯曾经指出它们中

间“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① 1894年威·桑巴特写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事业》一书，该书第7页宣称：“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保尔·巴尔特1890年出版了《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史》，力图制造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对立。恩格斯逝世后，他又于1871年出版了《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对恩格斯大加批判。1907年俄国民粹派切尔诺夫出版的《哲学和社会学论集》，力图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否定恩格斯的哲学著作。1901年D·柯依根出版的《现代哲学社会主义的由来》和1912年H·阿列克谢也夫出版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略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方法论》则把马克思的哲学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混为一谈。

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震撼了资产阶级学术界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他们在攻击列宁主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研究，以制造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5年第2卷刊载的措贝尔和盖杜的文章《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外国论著（1914—1925）》说：这段时期俄国以外的欧洲国家出版了740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中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的有19种，有关马克思传记的资料和研究性文章有64种。在他们所开列的这740种书目中，有不少出自于资产阶级著作家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家的手笔。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亨利希·库诺192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两卷本，就是这样的著作。该书把马克思的社会与国家起源学说同黑格尔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学说同无政府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版（下同）第22卷，第400页。

主义混为一谈。

资产阶级学术界为了诋毁马克思主义，还极力制造马克思是什么精神病人的说法，以此论证马克思主义所谓的荒谬性。1928年奥托·吕勒在德累斯顿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生平和著作》，宣称马克思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必须从心理学和医学角度来评价他的思想变化。1934年埃·卡尔在伦敦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狂热病研究》，极力论证马克思患有严重的狂热病，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所患的严重狂热病的产物。1947年L·施瓦尔茨席尔德在纽约出版的《红色的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传说》，用随意曲解马克思书信的方式，断言马克思具有某种不正常的人格，这种人格促使他去创造马克思主义。

20年代，共产国际中的一些青年理论家出于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愤恨，批判庸俗经济论，但却走过了头，把唯物主义同澡盆里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脏水一起倒掉了。乔治·卢卡奇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力图用黑格尔主义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把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把主客体关系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左”的方面出发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之上。他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成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者的直接理论来源。卡尔·柯尔施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把以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得出了否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唯心主义结论。

在乔治·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的影响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悉尼·胡克1933年出版了《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书。该书将那种“把一切实在都归结为运动的物质”的观点斥之为简单化的机械唯物主义，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而否定认识

的能动性混为一谈，断定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思想实际上是费尔巴哈浅薄公式的表现；该书认为辩证法乃是意识生活的哲学韵律，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适用于历史和社会，而不是自然界；该书还认为，辩证法适用于社会历史，并不意味着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客观必然性：“在历史中没有什么必定的东西，而只存在着有条件的盖然性”^①，共产主义并不是必然要实现的东西，而是人的选择的结果。因此，该书提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实在主义的社会行动方法。”^②这样，该书就把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化了。1936年悉尼·胡克又出版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研究》一书，研究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1940年他还出版了《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其中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用实证主义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30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莫大兴趣。这部手稿长期被伯恩斯坦等人隐匿，1927年在原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的主持下将它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上，但没有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意。1932年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中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发表了手稿的德文原件。与此同时，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也在他们编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集》中，以《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为题发表了这份手稿。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为发表这份手稿写的序言中认为，它表明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核心是异化而不是阶级斗争；这份手稿的发现，意味着《共产党宣

① 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言》中关于以往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原理，将被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的原理所取代。他们赞扬这份手稿是马克思的智力充分发挥威力的唯一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启示录和中心著作，它势必改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标准概念的认识，从而为新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奠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基础。

比利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同年发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①予以呼应，宣称：“这个新发现的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哲学唯心主义并没有使他把虚假的最高实在——观念同作为最终实在的物质对立起来。倒不如说，他是把这两种实在都从属于一个无所不包的生活现实这个既被动又主动、既无意识又有意识的总体。”该文还认为：“这份手稿比马克思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和他一生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背后的伦理与人道主义的动机”，这一动机的性质不是经济的，而是道德的。该文的结论是：马克思理论成就的顶峰在1843年至1848年之间，不管人们对他们后来的著作评价多么高，但它们都表现出马克思的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原先都是庸俗经济论的鼓吹者，现在却突然转过来大谈特谈意识和观念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利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色彩，用抽象的人论来取代唯物史观，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取代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新掀起一面能够与共产国际抗衡的大旗来。所以，一时间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遗老遗少们纷纷赞扬起人本主义的新马克思，攻击起科学主义的恩格斯和列宁来。在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拒绝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共产党共同组建反对希特勒的联合阵线，梦想用泛阶级的人道主义宣传来换取最多的选

^① 该文载奥地利《斗争》杂志1932年第5、6期。

票，结果让希特勒坐收了渔人之利。纳粹党上台后，先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残酷地镇压了德国共产党的反法西斯活动，接着就取消了议会民主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改良主义政党一并赶出了政治舞台。这时，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连炮制两个马克思对立的宁静书斋也没有了。

西方“马克思学”的真正形成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施淫威，使欧美各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信仰危机。可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并不愿意就此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两难状态中，他们打算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来改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他们能够认同的东西。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到西方，其中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似乎印证了这些知识分子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同时，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提出，通过改造马克思主义来动摇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50年代至6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政府和大财团的资助下，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陆续出版。其中有：K·勒维特1950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从黑格尔到尼采、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E·梯尔1950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G·维特尔1950年在波恩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K·布罗伊尔1954年在科伦出版的《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M·朗格1955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J·伊波里特1955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J·卡尔维兹1956年在巴黎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K·舒尔茨1956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的《路德和马克思在当代有争议的领域中》，E·梯尔1957年在哥廷根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

人的概念》，H·莱希 1957 年在科伦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威纳尔·桑巴特和麦克斯·韦伯的人本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M·吕贝尔 1957 年在巴黎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M·弗里德里希 1960 年在柏林出版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P·比果 1961 年在巴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S·胡克 1961 年在纽约出版的《寻求实有以及对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研究》，I·鲍亨斯基 1962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者信仰》，A·迈耶尔 1963 年在密歇根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H·桑勃勒 1963 年在纽约出版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系统评论》，R·洛尔塔尔 1964 年在纽约出版的《世界共产主义：一个世俗信仰的崩溃》，G·李希特海默 1964 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和批判的研究》，M·德拉奇科维奇 1965 年在加利福尼亚出版的《现代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U·奥弗席尔德 1965 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政党和阶级》，B·沃尔夫 1965 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学说的生命中的一百年》，N·洛布科维奇 1967 年在伦敦编辑出版的《马克思和西方世界》，I·费切尔 1967 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R·佩恩 1968 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传》，W·波什特 1969 年在慕尼黑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R·塔克尔 1969 年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关于革命的思想》。

正是在此期间，西方“马克思学”正式形成成为一种思潮。1959 年法国巴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创办了《马克思学研究》刊物，至 1978 年一共出了 20 辑。吕贝尔谈其办刊宗旨时说：马克思的大宗思想遗产、他的大量社会活动、他的众多门徒、他的著作发表的曲折历史，加上至今尚无一个包括了他的全部著作的可靠版本，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意识形态分歧，使马克思学的存在成为必要，而《马克思学研

究》第一步就是要加在马克思著作上的宗教灵光去掉，使它不再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1975年“马克思学”作为一个词条被法国《大拉鲁斯法语辞典》收入，1981年在西方颇有名气的、由英国麦斯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百科全书辞典》也列出了这个词条。

1962年瑞士弗赖堡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的新托马斯主义者约瑟夫·鲍亨斯基在《苏联学——政治和现代史》一文中提出：“共产主义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时期，列宁主义时期和苏联时期。研究这三个时期的应当是相应的三门既不相同又互相联系的学科：马克思学 (Marxologie)，列宁学 (Leninologie) 和苏联学 (Sowjetologie)。”不久，他又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者信仰》一书中重申了这种主张，说：“既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这三个时期中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复杂，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研究者划分为三个部分，即马克思学学者 (Marxologen)，列宁学学者 (Leninologen) 和苏联学学者 (Sowjetologen)。”^①由此可见，在西方论著中，“马克思学”和“马克思学者”这两个词是由马克思这个词加上表示学科或者学者的词尾构成的。因此，在英文论著中，“马克思学”就是 Marx 加上 ology 这个表示学科的词尾，即 Marxology；在德文和法文论著中，则是 Marx 加上 ologie 所构成的 Marxologie。

60年代末西方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进一步发展。1967年6月，联邦德国爆发了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大规模学潮，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学潮，学生占领了图书馆，袭击了校长办公室，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搏斗，

^① 约瑟夫·鲍亨斯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或者信仰》第33页。

并迅速波及到美国各大学，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声援。左翼学生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猛烈抨击美国侵略越南和在国内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号召用武力反抗警察的暴行，甚至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美国学生反战运动迅速同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结合了起来，形成遍及美国各大城市的革命浪潮。为了镇压它，约翰逊政府在125个城市使用了正规军。美国国防部1968年被迫暂缓执行向南越增兵14000人的计划。在底特律市，美国军方一次投入伞兵部队5000人镇压群众，打死数百人，逮捕数万人。1968年5月，法国也爆发了使整个巴黎陷于瘫痪的五月风暴。戴高乐政府调集了数万名包括伞兵突击队在内的正规军进驻巴黎郊区，并将1962年因企图发动政变而被捕入狱的极右翼领导人释放出狱发动反共示威游行，才勉强将这场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镇压下去。不久，美国的约翰逊、法国的戴高乐先后落选下台。1969年意大利又爆发了都灵工人占领工厂、反对资本家和改良主义工会的热秋运动，再一次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场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的声势大壮。这正如R·鲍尔曼在197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帝国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神生活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占据了很大的地盘。在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同时，年轻的工人、大中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内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探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问题。大学生们要求，大学也必须开设讲解马克思的课程。那些公开反共的教授们，现在自我标榜为‘马克思通’，甚至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电视荧光屏上成套播映‘马克思述评’。大资产阶级的《法兰克福总汇报》也想通过一系列的文章使它的读者知道马克思的‘思想大

厦’……1968年1月31日的《法兰克福总汇报》写道：‘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在美国，随着尼克松提出从南越撤军的新亚洲政策后，70年代各大学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一些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决心沿着“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后期的道路走下去，到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美国社会的出路。他们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后，逐渐形成了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个思潮先是在美国东、西部海岸的那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城市中发展，而后扩展到美国内地许多保守主义的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它的不少成员成为马萨诸塞大学、拉特格斯大学、波士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美利坚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他们建立了各种激进的学术团体，拥有12000人以上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員^①；创办了一批学术刊物，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论著，主要出版他们的著作的《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年销售量达到40万册以上。他们在美国各种学术团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有的还成为其主持人。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担任了系主任一级的行政职务，例如60年代末由于公开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辩护而被拉特格斯大学解雇的吉诺维斯，后来被聘为罗谢斯特大学的历史系主任。

他们主张通过严肃的学术活动为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做出理论上的贡献：（1）在历史学领域，他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传统史学对美国历史的那种粉饰太平、自我吹嘘式的研究，揭露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不平等、异化和阶级冲突。他们还努力地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以劳动人民的立场来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恢复那些被传统史学所歪曲了的民族、阶级和社会运动的真实面目，被公认为是美国的新历史学派。（2）在经济学领域，他们成立了拥有3000多名会员的激

^① 参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1982年1月25日号。

进派政治经济学会。作为这个学会核心的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会的会员，几乎占了该校 28 个经济学教师的一半，从而使该校获得了“激进经济学的哈佛大学”的称誉^①。(3) 在社会学领域，他们除了继续抨击美国社会对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的歧视外，把注意力集中于工人同企业、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国中收入最不平等，住房和医疗保障最差的国家，就是因为它只有工会而无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4) 在未来学领域，他们认为变革美国社会的第一步是改造垄断财团，使工人和消费者在各种公司中享有主要的发言权，实现经济民主化；实行全面的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悬殊；实行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政策，改善美国同世界人民的关系。第二步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迈克尔斯·勒纳在《新社会主义革命》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者一旦掌握了美国的经济，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出现高度的物质繁荣。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它在大大地减少工人劳动时间的同时，既可以为我们自己、也可以为帮助世界上的低发展国家取得进步提供充足的物质资料。”

校园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学生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一部分学生听了他们的课后，产生了新的追求，其中一部分学生还决定攻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派理论的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多数学生听了他们的课后，感到既丰富了自己的学识，又使自己有了考察和评判其他学派的工具。一些仍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学生也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的揭露，削弱了他们对它的信念。美国社会学家斯坦利·罗思曼和罗伯特·利希特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把美国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同现职记者作了比较，发现前者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怀疑程度大大超过了后者：“这些未来的记者中只有 25% 的人认

^① 参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 1982 年 1 月 25 日号。